耿弇列傳第九　范曄　後漢書十九

耿弇傳 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也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爲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嵇康聖賢高士傳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爲巫醫於人聞也後爲朔調連率王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弇少好

學習父業袁崧書曰弇少學詩禮明銳有權謀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劉攽曰常見郡尉試騎士案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爲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爲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劒曰子輿獘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轔轢也音力刃反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

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劉攽曰案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勉續漢書曰弇還檄與況陳上功德自嫌年少恐不見信宜自來況得檄立發至昌平見上也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宛人也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至彼路窮如入囊也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弇歸主人食未已薊中擾亂上駕出南城門頗遮絕輜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相失以馬與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前東也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

而南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見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曋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爲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爲復胡將軍使擊曋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

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漢趙王如意之殿也故基在今洛州邯鄲縣內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更始傳曰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脅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辦猶成也音蒲莧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弇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劉攽曰河北北據按文多一北字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

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劉攽曰案文多一其字光武大說續漢書曰光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爲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

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壁謂築壘壁也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容城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道縣也廣陽國有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並在今幽州也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平谷解見光武紀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間無終土垠並縣名屬右北

平郡無終故城在今漁陽縣上垠故城在今平州西南垠音銀至浚靡而還浚靡縣名屬右北平故城在今漁陽縣北靡音麻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三年延岑白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

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

爲國所向陷敵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
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
弇求徵亦自不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
進封況爲隃麋侯隃麋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湯縣東南隃音踰乃
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
等擊堅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望都縣名屬中山國堯母慶都山在南故以名焉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故安縣名故城在今易州易縣東南
特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
軍劉喜屯陽鄉陽鄉縣名屬涿郡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以彭
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
數萬分爲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軍都縣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今幽州昌平縣舒龍破其衆斬匈奴兩
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
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
袁崧松書曰使光祿大夫樊宏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
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吳漢擊富

平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在朝水之陽今朝城在濟水北有渠河在今齊州臨濟縣東）張步聞之乃使其太將軍費邑軍歷下（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也）又分兵屯祝阿（祝阿今齊州縣也故城在今山在縣東北）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也）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塞阬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攻具宣勑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

累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爾雅曰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兇恐懼声音呼勇反）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晝中邑名也晝音胡麥反故城在今西安城東南有濰水因名焉）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會猶集也）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

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

耿弇

城張藍聞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弇況之長子故呼爲大耿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袁山松書曰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

實擊虛句曰之間步首可獲上是其計也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探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觀記作環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

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

兩步還劇兄弟各分散去後數日車駕至
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
破歷下以開基前書曰齊也兵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
韓信襲擊已降前書曰酈食其說齊王田廣廣降之乃與食其縱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止輒通說信令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勃敵其功乃
難於信也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

詔衛尉不聽爲伏前書曰齊既破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爲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酈商曰橫即至敢動者族之張步前亦
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
怨大司徒伏湛即隆之父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
陽建此大策謂弇從帝幸舂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常以
爲落落難合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
復追步步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乃肉
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鍖音竹林反弇傳步詣行

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祝阿餘黨也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幽州新平縣也漆水在也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

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況卒謚烈侯少子霸襲況爵十三年增弇戶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上音時掌反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忠嗣忠以驕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

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忠
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
協嗣隃糜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
嗣喜卒子顯嗣爲羽林左監顯卒子授嗣
尚桓帝妹爲社公主爲河陽太守後曹操
誅耿氏唯援孫弘存焉決錄注云援字伯緒官至河東太守也牟
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
卒子寶嗣寶女弟爲清河孝王妃及安帝
立尊孝王母爲孝德皇后以妃爲甘園大
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
○劉攽曰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位至大將軍而附事
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
皇太子爲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
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爲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至此避殤帝諱改也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
等阿附嬖倖共爲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

爵爲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決錄注曰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爲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劉攽曰案前後皆作紹封此誤箕牟平侯爲侍中以恒爲陽亭侯承爲羽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也史記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實失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定三秦廟勝謂謂兵於廟而勝敵弇決策河北。劉攽曰案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明少一取字下文乃可言弇耳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弇自剋拔全齊而無尺寸功夫豈不懷懷思也言豈不思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舉之必矣客曰不

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劉攽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案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國字叔慮東觀記慮作憲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矣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

耿弇 耿國

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萬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欵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一千騎迎之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今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

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晏晚也有警急則開門聯也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劉攽曰案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妄生此對文非也帝從其議遂立北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爲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致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

取國

○劉攽曰案致當作置

夔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志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

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
都尉奏彭爲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
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
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
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
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
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
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

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
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
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
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
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
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
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

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
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
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趨鳴馬蹴也秉將
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明
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
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救戊巳
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
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

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
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
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
憲傳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秉性勇壯
而簡易於　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
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
士卒皆樂爲死永元二年代桓虞爲光祿
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

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二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剺也古通用也剺割也音力私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憲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大醫令吉本（本或作平）丞相司直韋沈晃暈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

夔字定公少有氣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三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

未嘗至也乃封夔栗邑侯（栗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白水縣西北）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除鞬自立爲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欵塞以夔爲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爲長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豹人寇郡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鴈門與

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奠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卑馬多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

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音翦）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馬城縣名屬代郡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後坐法免卒於家

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也少孤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廷州蒲昌縣城是也）謁者關寵為戊己校尉（劉攽曰案戊己本是兩校尉故耿恭流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寵是己校也）屯前王柳中城（柳中今西州縣）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

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
宣帝時所賜公主悅具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公主嫁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蓋後宣帝賜以悅具也願遣子入侍
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
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
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爲
所殺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
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

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
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
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
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
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
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
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窪馬糞汁而

飲之管謂壓管也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貳師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時使李廣利伐大宛期至貳師城因以爲號也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東觀記曰恭親自挽籠於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并揚示之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殺都護陳陸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

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吏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多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初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二部謂關寵及恭也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

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太子比持訾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在今沙州臣賢案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曰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煑弩

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耻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顯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爲共丞（共今衛州共城縣）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據東觀記馬嚴）齎牛

酒釋服（奪情不令追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燒何羌等十二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

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爲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薦竇固奪其權）又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爲京兆虎牙都尉（溥音普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以涼州近羌數犯二輔將兵護園陵○劉攽曰案注文言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景將置此兩官也）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殁詔拜溥子宏暈並爲郎暈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遇或爲過）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暈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

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囚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舍生而取義也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夫曹劌也一曰曹沫柯而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盡還魯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相如解見寇恂傳也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爲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虎而因叔向於是祈奚聞之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也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塡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字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龍兵往收燕卒來集

漢營請閒趙殺釃酒齊城況舒率從亦既
有成國圖乂衆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爲南單于由是鮮卑
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也秉治胡情孽單虜迹慊慊伯宗
枯泉飛液

耿弇列傳第九

銚期王霸祭遵列傳第十　范曄後漢書二十

銚期傳

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
貌絶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
服三年鄉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
義召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賊曹主盜賊之事
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
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呼蒲道遮路不

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趕周禮隸僕掌蹕宮中之事鄭衆曰止行隋道也若今警蹕說文趕與蹕同衆皆披靡披芳及彼反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槀肥纍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恒州槀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爲縣故城在今槀城縣

西南並屬眞定國纍音力追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奚反期先登陷陳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攝猶正也○劉攽曰案幘爲馬汗期被創中額則是幘字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閒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

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唯天子得稱警蹕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愽平愽平縣名屬東郡在今愽州縣也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大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也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食邑五千戶

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縣名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爲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第陸謀欲反城迎檀鄉反音翻或以告期期

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必以在城中爲吏不如爲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第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爲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爲將

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輿期門近出前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近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十年卒東觀記曰期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斯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慙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爲建平

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鄴縣西北一名馬頭城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鮦陽縣也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傳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爲郡決曹掾漢官儀決曹主罪法事霸亦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劉攽曰案功曹有史耳不當有令字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

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弩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說文曰揄搖手相笑也揄音戈支反搖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霸慚懅而還（懅亦慙也音遽）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澌音斯）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

鄳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劉攽曰案之脫衣可言以斂之躬親不宜復有以字）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臧宮傅俊兵而以宮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四年秋帝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

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
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
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
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
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
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
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
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

王霸

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
城降五年春帝使大中大夫持節拜霸爲
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
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
漢及横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

破蕃將軍矦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涿郡矦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虜胡虜無拘郡界拘猶限也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

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剋崞及繁時皆縣名屬鴈門郡並今代州縣也有崞山焉崞音郭十三年增邑户更封向矦向縣名屬沛郡左傳曰莒人入向案今密州莒縣南又有向城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頻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水經注曰溫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又東過軍都縣南又東過薊縣北益通以運漕也以省陸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淮陵縣屬臨淮郡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軑侯軑縣屬江夏郡軑音大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爲黃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傳從弟彤

祭遵字弟孫祭音側界反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

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貰猶赦也）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鄉也尋拜爲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議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

蔡遵

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箕關解在鄧禹傳）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記曰柏華聚也）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蜀河南郡今伊闕縣也）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絕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有霍陽山故名焉俗謂之張侯城在今汝州西南）遵乃分兵擊破降之

明年春張滿飢困城拔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蜀河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西南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亢執豐降說文曰亢臂上也亢音弘反初豐好

祭遵

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

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續漢書曰上幸廣陽城門設祖道閱過諸將以遵新破漁陽令最在前）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解故謂解脫事故以爲辭說）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拘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數挫隗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馬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黃門署名前書曰是）

時名倡皆集黃門武樂執干戚以舞也良猶深也本或作久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東觀記曰時遵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距難衆疾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其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綵及卒愍悼之尤甚

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東觀記曰上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霍光薨宣帝及上官太后親臨光喪使太中大夫任宣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東觀記曰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祝以爲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孔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昔高祖大聖

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録勲臣
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
不趨前書曰蕭何奏事死則疇其爵邑世無
絶嗣疇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襲封世世與先人等丹書鐵券傳於無
窮前書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大漢厚
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
百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廢而復興絶而復續
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劉攽曰案文當作

光明寰宇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
軍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
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
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
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卓高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
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

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即隴坻上）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衝兵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唯遵獨留不卻）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言不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

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論語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

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謚法周書之篇周公制焉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容車容飾之車象生時也介士甲士也東觀記曰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祭遵

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東觀記曰上數嗟嘆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

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爲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

祠之彤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爲第一遷襄賁令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闚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卒終也三虜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

桓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袟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

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爲人質厚重毅體貌絕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爲邊害詔書設購賞功責州郡不能禁（劉攽曰案文功當作切）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讋（音之涉反）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

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
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
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
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
衣被刀劒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
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
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
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尚書

大傳曰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邪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門是非禦侮邪

十六年使彤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

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若攸也皆爲文簿而上之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嘆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

祭彤

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爲邊吏者皆有名稱

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穰苴之倫不能過也條侯周亞夫也爲將軍軍於細柳文帝幸其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容見文帝曰此真將軍也穰苴齊人田穰苴也齊景公使爲將軍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曰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至賈後至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振悚且臨守偏海政移廣俗廣古猛反又音公永反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

數紹於郊下（敵人謂徵外人偏何等也符驗也爲偏何請還自効以驗內屬之信數紹謂偏何斬匈奴送之級受賞賜）至乃卧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古所謂必世而後仁豈不然哉（三十年爲一世言承化久也論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而一眚之故以致感憤（眚過也左傳曰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音所景反）惜哉畏法之敝也（畏法猶嚴法也）

贊曰期啓燕門霸冰虖河祭遵好禮臨戎雅歌彤抗遼左邊廷懷和銚期王霸祭遵列傳第十

彤彤